

空同子

明北郡李夢陽撰

化理上篇第一

或問電雷。空同子曰。吁。胡叩淵于淺人。雖然。竊聞之矣。是陰陽搏擊之為也。曰。有鬼神形者何也。曰。氣動之也。氣散則散。凡神怪隨氣之妖祥。亦有人物形者。皆變也。星之妖為攬搶。天狗彗孛等。亦氣之生散。唐一行北斗化七象是也。

正德二年正月一日日食既。空同子曰。予蓋親觀焉。月體不滿。規日大而月小乎。凡月食既則輪盡黑。無餘矣。乃益知月體小于日。

天與水。違行訟。天一生水。天水一耳。違行訟者。訟辭兩而事一也。

五行金木水火。四氣不內邪。邪入則壞。惟土內汙。汙變則化。化則神。是故貫四時而獨功也。在人脾為土。游溢精液。輸灌肺腎。肝心不蒸。百物食之。腥羶臭味。穢褻于胃中。何以發神明而行變化。莊子神化為臭腐。臭腐復為神化。蓋言土也。

用先土。生先水。天一生水。資始之道也。故人命門在腎。

極黑之夜。久坐亦明。陰中之陽。鯁猶水之中明鯁。

負勁氣者。有非威之威。是故松檜不棲蟬。熊豹之皮不上蟻。

天道以理言。故曰虧盈而益謙。地道以勢言。故曰變盈而流謙。鬼神以功用言。故曰害盈而福

謙人道以情言。故曰惡盈而好謙。盈謙以分限言耳。非謂消長升沈也。而俗儒不知。類以日月草木等當之。悲哉。月有虧而無益。草木有益而無虧。若以凋落為虧。則謙者不凋不落耶。天地間惟聲色。人安能不溺之。聲色者。五行精華之氣。以之為神者也。凡物有竅則聲。無色則蔽。起乎此而不離乎此。謂之不溺。

德者必福。天人相與之際。若求焉者。無心之心也。求福不回。人際天也。介爾避福。天際人也。壽考不忘。言壽考之求德。如念念在之也。禍福之機。捷于影響。祭之乎。察之乎。

十月無陽。故曰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消長之道。盡於上則生於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董仲舒雨電對。謂十月真無陽。又謂月內一日無陽。何哉。

易獨言象。象者懸一以會萬者也。又一一者象之所由始也。一以會萬。故得象而忘言。萬以會一。故得意而忘象。究經言一理則止。一理言一事則止。一事。

雨一也。春則生。秋則枯。風一也。春則展。秋則落。雪一也。冬六出則益。春五出則損。水一也。驚鴨則宜。鷄濡則傷。土一也。至夏則重炭。一物且爾。况殊哉。况殊哉。

或問人性上人。何也。空同子曰。陰陽必爭也。二氣旋轉。塊以負勝。為寒暑。是故晴和之日少。而風晦之時多。斯陰陽之爭也。人秉其氣。得不上人哉。

或問化權。空同子曰。陰陽代更。心爭而主之者行。如春主生。即惡風淒霜。無損於拆萌。如冬主藏。非無晴和之辰。而黃落愈增。故曰化權。權者謂主之也。有官之義焉。官之者。權也。能推移輕

重之也

東方蒼龍七宿。中曰火。心星也。心昏中則夏不生火也。人心屬火。故名火為心。詩七月流火。是也。斯皆自然之數也。火秋則流而下。以火不生金。故不復中於酉。而二十八宿。酉者虎。非者龜。蛇。東者龍。南者鵠。皆自然此象。非人假借之也。

北之象。二陰。二也。空同子曰。予往在玉虛觀。見其像設。問道士此何神。荅曰。皆星也。虛人不敬。畏故假名像耳。如王靈官。即心星。故燭而火輪。北者至陰之地。陽之根窟。故日照三面。如人之背。至陰不自見。至靜而動者出焉。非此則無根。無根則其用窮也。人五臟系在背。背有神舍。故膏肓病則無醫。膏肓者根也。

夏易首連山。天下不止不動。動根止。商易首歸藏。天下無陰無陽。陽根陰。周易首乾。天下非陽不統。故後天尊陽。

化理下篇第二

夏則伏者。傳其所尅也。秋冬春不伏者。子承母也。伏則蒸濕者。土氣也。助金生之也。木生火。故日東出。日不照北。以水也。夏至日照三面。亦不北。月西生者。金生水也。月不北者。從日也。又借日而光者也。又陰不獨成者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不相妨耳。桃李而梨桔。麥秀而穀稿。則妨矣。百步之內。茂草各遂。一不遂則妨矣。虎肥而鹿瘠。馬健而牛羊羸。則妨矣。

斗七故天之數多準七二十八宿皆七也。左氏天以七紀是也。日月五行璣政亦七。易曰七日来復。極永之書。時七則回。夜亦如之。詩曰終日七襄是也。僧家竊其意義。是故數亡人用七。人皆曰中國天地東南隅耳。又曰萬物齊于藥。故中國文物聲教獨懿。然燕之土廬。廬龍塞是也。廬黑也。江之南石之色皆赤。中國之四方不見乎。又星厯驗之測景臺。郭守敬量天尺亦樹嵩洛間。則中國不有中乎。佛者竊其意。乃曰天下有幾洲。中國者南瞻部也。

或問海市。李子曰。此處偶有此怪異氣耳。天陰陽五行氣化不齊。瀛海之邦。海錯萬殊。廣之珠。滇之石。非之蛭。南之蜃。淮之蜃。吳之蛤。能盡究所來邪。事有不必辯者。以其非急也。有不能辯者。以其非理也。不必辯。如海市。鳥鼠同穴。象膽四時在四脰之類是也。不能辯。如豕立人啼。人死託生之類是也。人不能自見其腦與背。病之來也。忽而痛。忽而止。忽而寒。忽而熱。自不能知之。而好奇者每每辯其非急。求之理之外乎。

夏之初月高。其圓也低。冬之初月低。其圓也高。進退之義也。

人之五臟。各具喜生。腎虛者嗜鹹。肝虛者嗜酸。凡食脾胃喜之則味佳。不喜則咽之不下。亦自喜生之道歟。口脾之屬歟。

濟之性勁。源干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丈穿太行。為百泉。為衡水。一丈為濟源。出山東。為七十二泉。大抵天地勁氣在山西。人之性勁天下。其鐵亦如之。所謂并州剪刀者也。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鄆河之間。瀦為澤藪。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

五行火無體在物則藏煤物則用用盡則息五臟心為火炯然中伏遇動則發不動則已

平夫在時五日一周在日兩月一周在月五年一周在歲六十年一周朱子謂六十節者此也十二夫子觀且牛等初謂取象耳然木人見漆則癢貓見寅人則銜其兒走徙其窠昨問劉南宮劉曰是真有之也不但取象朱子論乾馬坤牛震龍巽鷄坎豕離雉艮狗兌羊曰此取象亦自有來歷非假譬之由是觀之十二夫象真有之邪

項氏曰六子始氣也末形也中精也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空同子曰雷霆光墜地則石氣非不形也山澤通氣形非不氣也水火非氣何來氣非不精也形氣精一而三三而一者也朱子本義主撰著乎

陰陽貫錢四時一絡錢亂而成絡已矣向背上下難仍也四時成歲已矣明晦雨暘難仍也離為科上槁木盛火藏于內助其盛木槁火燃其外灰其槁人水火濟而生者也生則神棲目離為目也水絕則死以槁而焚也人槁則神先去目

空同子省槁坐其場麥將熟候風焉田老曰風之來視雲雲之方無風也已而四方雲風來予詰之田老曰風即來無定方所謂斷續之風也不信令颺焉麥果四落予曰嗟斯可以心觀矣夫風無不入者也雲猶格之況心乎況心乎

後天之易退乾西北長子用事退坤西南長女代母然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傳稱觀志易戒無成又家有主母則悍奴奪氣如漢高不廢呂雉者斯何也空同子曰用事者六主之者二是故

六氣代謝而乾坤常行也故曰役乎坤戰乎乾

秋之雲潤而薄故其雨微夏之雲獨而溽故其雨淫化氣亦專而後壯者勢然也轟雷徧四海

凍澍盡八埏天地能之乎故言仁智者必曰勇勇者專壯之義也

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也渙者文隨之而生者也亦天下之至變也天地之道一耳齊生而

槩斂則其功不普物之生斂有先後而無棄遺者變化之漸也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化極

而不生不斂則萌者始枯實者始穢斯傾者覆之也非變化之罪也

小人多君子少何也陽一陰二也陽生於陰也小人必壞者邪也福善禍淫之道也陽生於陰

者男自女生其証也

元氣正行已矣成歲功已矣非無邪惡妖穢之氣任之矣任之者俟其盡自滅也彼即溷溷無

損於歲功斯天地之大也堯舜之治亦其大焉矣非戶戶人人者論也

時甲子五日一周周六而成月月甲子兩月一周周六而成歲歲甲子六十歲一周周六而為

三百六十倮蟲三百六十而人長之毛蟲三百六十而麟長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長之介蟲

三百六十而龜長之鱗蟲三百六十而龍長之皆六之則也木水用陽六甲六壬火用陰六丁

六乙而土金不用

或問舜入井以孔出空同子曰既入井顧安得所孔哉即有孔象獨不之知邪曰若是舜胡由

出曰坤為之也漢高大風破圍光武六月之冰宋康王泥馬渡河古來真天子怪異多矣况舜

此等不可知亦不可窮

### 物理篇第三

道理一橫一直兩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真草篆隸不變。挺三才而獨立者也。變之非王也。

人食蔬穀不害。食果蠡害。木尅土也。木味酸。木生火。故食果蠡多則酢而內熱。木食曰果。雀乳草食曰蠡。雞四月四月五月五月六月六月。夫歷者聖人節天者也。鳥知四時已矣。知月年哉。

麥種於秋而焦於夏。火尅金也。麥穗直而芒有兵象焉。穀種之春而焦于秋。金尅木也。穀穗垂而毛有木象焉。

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然寒蟬螢北京有之矣。地之異邪。冷使之邪。江之南不產荆棘。山不產櫟。柔之義邪。孔林不產荆棘。仁邪。

空同子之廬有蝠焉多而穢。令撲焉。撲者無始而有終。問焉曰。始撲之。逐焉。逐逐擾擾其獲也。少終立廬之中。侯焉。至則撲之。故其獲多。甚哉一之應萬也。

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失拘而泥。玄鳥生尚武。破肇姬尹之空桑。陳搏之肉搏。斯於理能推哉。空同子曰。形化後有氣化焉。野屋之甌。醯醢之雞。其類已。

桃杏人以致內含生。故曰人。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以生生言之也。

髮血之餘。血陰也。髮黑者水之色也。白者反從母氣也。凡物極則反。

松栢蒼然。梧竹疎秀。茶梅冷淡。荆棘針。檣櫟腫。芝菌靈異。荼蘼穠弱。鹿慈海棠艷並肩而同生。氣之變化然也。文固難以拘論也。故文必曰如此如此者。皆拘之類也。

雙生以後為兄弟。昧化理者也。凡產必前動。謂之回轉。無碍則首始下。首下則生矣。即以受氣先後疑。則回轉時先氣者先出矣。斯造化至妙之幾。所以全母子者也。子亦雙生子。先生者體大差長。亦獨先此。

橄欖為楫。撥魚則浮。亦磁石引針。琥珀起草之類。鯢骨鯁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席具化理其篋一橫一直者。二儀也。一顯一伏者。陰陽也。一隻顯伏者。陰陽一道也。篋必錯三而成文者。三才也。織之必自中起者。極也。形必方者。四方也。制器尚象。孰不由之。而人知之乎。非之土厚。故其人信。南之水廣。故其人智。土厚故其鼻隆。水廣故其口開。鼻隆故非人不相。鼻口開故南人不相口。信而偏。故其性慧。智而流。故其性鄙。

水尅火。然水火既濟。木生火。然火焚木。何也。天下有一氣之害。二性之交也。

海翁忘機。則鷗狎。百鳥奚忘。祿則牛肥。祿亦機心乎。

禽鳥先氣者也。凡噪聚處。則旺而興。空同子曰。弘治初。子蓋侍朝焉。每鐘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於龍樓。子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帝帝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獻皇帝之國也。舟泊龍江關。烏鴉以萬數集江柳。向王舟鳴噪。亦今中興之應歟。今人家喜鵲憂鵲。亦氣之先歟。宣陵符生舊稱老鴉符家。言環庄樹皆鴉。每鳴噪。妨人語。今多事求鴉。



亦不之來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空同子曰。聲音直音言曲。樂言律。直者單而粗者也。音者方而文者也。律者比而諧者也。如啄啄呼鷄。落落呼猪。咄咄呼馬。驢苗呼犢。鶯呼雀。呼之則應者。知聲也。人人能諳。如今里巷之詞曲。不學而能之。疾徐高下。皆中板眼。所謂知音也。及問其出某呂某律。孰宮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而後知樂。解者未達。乃以鈸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彈琴。六馬仰秣。為禽獸知音。夫作樂而歌舞。風儀斯感通之妙。非聲音之末也。昔有鼓琴於池上者。調及蕤賓。而蕤賓鐵躍之出。亦謂知音邪。天道虧盈而益謙。繪事其証乎。凡繪不及則是。過之則非。如繪人。分寸亦人。若六七尺。則非人。以人長五尺也。物皆然。又如繪朴野幽寂之形。則雅。如草村茅廬。疎松片石。疲驢破帽。則雅。若繪樓閣金碧。凡富貴事。則俗矣。吁。天之盈虧。不顯哉。不顯哉。

鳥之性。南向。鴉鵲晨南。昏北。蝠昏南。晨北。南出而止。還也。鴈之南也。鵲鵲亦南。即鷦鷯鷦鷯。梧同。黃雀之微。亦南。不問遠近。但見其南耳。

生性難移。如草木之蔓之直。故人剛柔之偏。變之為剛。善柔善有之矣。若欲剛為柔。柔為剛。能之乎。

天之生物。主於用龍。用天故雲。馬用地故健。虎用山故風。牛主耕故柔。馬主行故不羸。豕主食故一乳。十七八。推之物皆然。而仙釋之徒。乃欲棄人倫。絕群類。高飛遠翥。哉如生才亦主用大。

受小受。卽有湮淪者。鮮焉。用之時義大矣哉。

王生善聽聲。聞丁公馬蹄聲。曰。旬月必拜相。又聞其蹄聲。曰。必出而西行。皆驗。以是觀之。小人名位素定矣。易謂小人道長。不以是乎。又以知宰相乘馬。今達官肩輿行。謂馬卑也。唐宋拜相。則築沙堤。或以便於馬。

禹貢山川。多與今不合。何也。空同子曰。自河之入淮也。破滎澤。孟諸。芒碭。諸陵。今皆耕牧地耳。流譙。變盈。滄海。而秦田。古今能合哉。

車陸象馬。舟水象魚。蓋不能不圓。席不能不方。智者行其所無事。已矣。私意鑿之哉。

空同子圓壚而觀銅瓶之水。熱極則響轉微。乃喟然而歎曰。嗟至寶不耀。至聲無聞。天之道哉。天之道哉。凡欲人知者。非足者也。凡人不知而問者。欲知者也。

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天下之毛多矣。繁令必曰牛毛者。何也。空同子曰。牛之毛。於人獨無用。用之無益也。然則繁令者。不可鑒哉。

味生色。故染絳必以酸。養生味。故吟詩必用色。

嘉靖六年四月。無陽之野。麟生於牛。其夜火光。又見其聲。雷。又見其角。而麟以為好。擊之。口吐火。斃。項又蘇。瘞之土。又自起。聲轉雷。擊碎首乃死。見者謂麟也。野人懼。扛之省城。然誠麟也。古謂麟一角。然此則雙角。麟馬蹄。此則蹄牛。古謂鶴胎生。今鶴卵生。豈角者誤邪。抑形有變邪。此似麟非麟者邪。古又謂牛馬交而生麟。此牛馬交者邪。龍與馬交。則生千里馬。汗則腹下麟。

嘗疑大學絜矩。又疑乎天下不言準而言矩。今乃知方圓平直一道。矩盡之也。矩為方。削其角則圓。矩為平。直其尾則平。尾不直不平也。陣法五變。亦方變圓。或問方能圓。圓不能方。何也。李子曰。陽根陰也。

矩之齒太平直。則入木不行。必有齟齬。俗謂之料。斯濟變之譬也。要駕之馬。不羈之才。用之易效。

聖人貴智不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鯁魚性痴。見人則樹其鬣。謂人懼已也。又其性畏寒。西方有鳥曰半翅者。亦痴。見人飛不過三五尺。可以杖擊之得也。鯁魚入網。輒伏者。惜鱗也。孔雀愛其尾。潛則露尾。錦雞愛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死者。皆不智不藏者也。

乾為駉。駉鉅牙食虎豹。一名茲白。空同子曰。凡物食物。天生相制之義。非但力之也。駉未必力虎豹。虎豹食鹿豕牛馬。鹿豕牛馬見之則顛而尿。斯有制之者。非力之罪也。如豺小而降虎豹。是也在人。如君制民。夫制妻。在禽。如鵠搏兔。鵠擊鶩。

#### 治道篇第四

或問哀帝屢誅大臣而卒不威。何也。空同子曰。人主以無威為威。有代天之相。則百官自正。有執法之吏。則百度自貞。君何為哉。故自用者小。侵下者煩。煩小之政。挾之誅戮。則人心離。矧哀非正己之君乎。賈氏曰。廉遠地則堂高。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遏者止之之義。而揚者彰之之名也。火在天上。既無所不照。物無遁。

形善惡畢露使惡者罰之。刑曰誅。北狄勝罰之邪。又能盡罰之邪。故聖人不曰罰而曰遏。遏之不過則罰行。不曰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又火在天上。故曰順天言有非我者。遏之揚之。吾何心哉。真偽兩在不迷其偽。功罪具疑則重其功。上之道也。群居而和一。君子每蓋數小人。陽統陰也。私起而爭。一小人每害數君子。陰賊陽也。反復之道也。天地能使陰無哉。在統之有道耳。

眾美不容惡。群惡不容美。如華屋有穢。只見其華。而茅屋之下。著一雕器。則說眼難觀矣。故眾君子中不無小人。而群小人內絕無君子。故治朝君子七而小人三。不害其治。而亂世谷一君子不得。

言治者必曰唐虞何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堯在位一百一年。舜在位八十年。又禹繼之。則二百餘年矣。即有堯舜。而年或不及。則於變亦難。孔子王者必世而後仁。謂此也。

郊上辛。社稷上戊。祭孔子上丁。戊在丁後。故先丁。如十日丁則一日戊。當先戊而後丁。以丁不常十。故人鮮知一日之戊。弘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戊從初十之丁。則次戊非上戊也。時無諸禮者。竟寢不行。

大人以天下為度。書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言度也。論相者曰。鼻吸三斗醋。曰腹內好撐船。亦以度言也。相必言度者。以狹人氣勝也。氣勝則偏。偏則窒。窒則曹天下之務。大人恒澄明。澄明則鑒物也。今人但知宰相包容。不知包容中有鑒也。不然。模稜胡塗。亦謂天下之度可乎。

天地父母萬物聖人父母萬民其心無一息忘之故孔有莫知之歎孟有不得已之辯即如父母育嬰兒有一息忘之邪

莊周齊物之論最達天然亦最害治使人皆知彭殤孔跖同盡同歸則孰肯自修或又知清濁混流金石銷鑠孰彭孰殤孰孔孰跖肯自修乎故曰害治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之病疾火八九老人不宜盡去火虛人不宜盡去痰去之則愈病斯救世之譬也

書曰汝惟風下民惟草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風行之也關羽威振華夏陶侃千里不拾遺亦其風耳李斯論囚渭水為赤而關東盜愈繁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道而海內愈擾以不知風耳傳曰知風之自

甘誓以君行故其詞嚴亂征以臣行故其言詳一君二民之道也

疾風上帝其命多辟命之天者也天生蒸民其命匪謨秉之人者也命一也蕩之地乃辟乃隄諶乃有初無終皆詩人疑怪之辭也天不涵爾以酒不義從式言酌酒者不制之義酒伐德故懲爾止又亂性故無明晦號呼俾畫作夜者靡明靡晦也斯自事耳非天涵之也

顛沛之揭者本實先撥也非枝葉之害也治天下有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也人無賢愚嗜酒必踰然紂甚是故詩書言酒禍於紂切也

居上貴寬太寬則弛臨事貴簡太簡則漏故曰寬而栗又曰居敬而行簡

聖人重祿位者本人情而順天心也天之禍福主德人之好惡主利孔子稱舜曰故大德必得

其位必得其祿。又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書曰：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建簡在王庭。是以名位散之也。詩亦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聖人豈內好爵而外隱約哉？民之所好好之。又天以是口德也。故今將喬其官，則高廣紅黃夢寐嘉美星命拱吉，固知天未始不祿之重也。又曰：期人以名位，不若勉人以德業。空同子曰：無其德，無其業，無其業，無其位，無其位，無其名，即有之幸耳矣。

空同子曰：使孔子得位，二帝三王之治難哉？或問何難也？曰：堯舜禹之世，則有益稷皋契夔龍湯有伊尹萊朱，文武有太公周召，孔子惟一顏子王佐才，不幸而蚤死，設使孔子得位，則參雍游夏季路輩能為益稷諸人事否乎？以沛中豪傑南陽貴人觀之，則佐命未生，亦孔子不王之兆也。

為政在人，非其人而用之，則不官。取人以身，非其身而取之，則不人。而曰世無人，不官而曰世無官，有是理哉？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劉基徐達輩，固元生之也。我太祖用之而興，世無人邪？有人邪？

鮑參政曰：今欲平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內閣掌印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空同子曰：內閣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而無回。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

聞之先生曰：鎖元氣者苛吏也。苛則刻，刻則不恕，則怨已凌人，則訐人，則伺察人，譬無疾而藥索。

五臟之未形。

今之弊官不久任。國初臺省不甚通。如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使久則入為左右。都副則左右副僉。則左右僉。如知府久則陞左右布政使。或參左右。使久則入為部侍郎尚書等。如此則法吏敢持繩糾之。權民吏如不更事之嫌。今臺省既大相通融。而任又弗久也。蓋官非良久必敗。故今之官利數遷。太相責緣求速。故私奸見規避。大事無了絕。途路迎送糜費。甚者一官至民不知姓名。去矣猶過客也。今又為小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僉事轉參議等。或年資未應轉。又為更調。如此府調彼府。此縣調彼縣。此臬調彼臬。此省調彼省等。甚者巡撫都御史亦調。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

古之良久任獲之也。漢世為吏者不長子孫乎。凡治朝皆然。

孝廟不立貴妃。是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謂之。謂之者不讀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嗣之道也。是故一傳絕。

曹志秦秀庾純父子。皆切實之才。晉武怒而不采。卻詵阮种華譚直辯博之士。則上第登庸。斯取人以身之證乎。

太宗時鄱陽一老儒。詆斥漁洛之學。上已所著書。上覽之大怒。閣臣楊士奇力營救得不殺。遣人即其家盡焚其所著書。空同子曰。盛世之君有道哉。記曰。一道德以同俗。故異言亂政。

詔令足以占朝廷。言有遺慮。則知野有遺賢矣。故朝有王臣。則其言玉。朝有霸臣。則其言霸。尉

位得漢文書。即撤黃屋奉正朔。實融得光武墨書。歎服曰。天子明見萬里。孰謂詔令不足占朝廷哉。

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如聚財強兵。非不為上。然非為德。拔引私昵。非不為下。然非為民。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所謂若固有之者。註曰。不以位為樂。非也。樂者對憂之名。不以位樂。以位憂乎。既若固有。則憂樂具派。豈必不樂而後為不與哉。獨言舜禹者。以其得天下易也。成康刑措之治。召畢壽考夾輔之功也。不然。康之世其難哉。或曰。任之而不疑。二王不賢乎。春秋諸侯出告廟則書。至則有飲至策勲之禮。所以敦孝敬而防游佚也。聖人之制禮。不具微邪。是故僖伯憂如棠。

和氣致祥。而治世亦蕃。天心仁愛之歟。乖氣致異。而叔世亦瑞。燈滅必光耳。或曰。治世蕃在朝廷。而瑞在天下。叔世瑞在朝廷。而蕃在天下。

### 論學上篇第五

知易者可與言詩。此與者懸象之義也。開闔者陰陽之例也。發揮者情往來者時大小者體悔吝者驗之言。吉凶者察乎氣。

陽已回則寒愈劇。人將亨則困益至。故禍敗萌而氣熾。愈熾。福祐臨而拂亂益深。三代之學。必論天人之際。以消長倚伏。非斬然而來也。嗚呼。易備矣。詩書詳焉。今之學者。知之否乎。

空同子曰。暑日但靜坐。則心便定。心定則寧。然老人不能也。道心者。借血氣行者也。孔子曰。甚矣。



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身衰則行之難。孟子亦曰壯而行之。

昔人謂文至檀弓極。達史序驪姬云。檀弓第曰公安驪姬。約而該。故其文極。如此論文。天下無文矣。夫文者隨事變化。錯理以成章者也。不必約。太約傷肉。不必該。太該傷骨。夫經史體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容之也。貴意象具。且如非驪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類是也。經者文之要者也。曰安而食寢備矣。自檀弓文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足惟約之務。為湔洗為贅牙。為剗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彷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或曰。今之材松柏。故易推古之材金玉。故難朽。予曰。金不鑄。玉不琢。古而今矣。松柏非棟梁不斲。今而古矣。或曰。斲之人推之已。今之材自棄哉。予曰。不鑄不琢。無害於質。斲之推之。質斯毀之歟。涉疑而徑詢於長。則濇聞譽而專叩於己。則損。故夷齊知仁。桑戶知簡。謂之善問。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君子不下帶而道存焉。記曰。視不下帶。其言至近。然道存者何也。視上於帶。則微下。則戚。傾則奸。無是三者。非道乎。故曰善言。

或問詩集自序。讀真詩在民間者風耳。雅頌者固文學筆也。空同子曰。吁。黍離之後。雅頌微矣。作者變正靡達。音律罔諧。即有其篇。無所用之矣。予以是專風乎言矣。吁。予得已哉。

張東海韻辨。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夫東冬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者。嗚呼。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貞先虞尤。不得通押。而說不得說。黠哲不得哲。黠邪。